



四書輯疏

卷十二

二十七

2796
30-28



門 132
號 2796
卷 30-28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二十七

後學會津安聚著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聲○任國名趙格庵曰任薛同姓屋廬子名連

孟子弟子也

註翼 盧未人曰任人兩問禮與食色是預擬禮食親

迎之說先以此發問端知必答以禮重而後可
逞其辨蔡虛齋曰任人之問蓋邪說也此暴行之文
也任人蓋見孟子之論常持禮法而以為迂故私與
屋廬子辨所以陰壞孟子之說也戰國之時議論大
抵如此所謂功利之學也故孟子自以為承三聖任



人發問之意極是不良蓋有無限不好事在後來乃
人類與禽獸之所分世道興衰否泰之所以判者
意危哉任人之意也孟子之功所以以大熊伯甘曰任
人重食色之性亦是告子學問蓋以禮為偽也今按
以禮為食色中之禮者拘蔡虛齋曰其曰有者任國
之人固多記者不得其姓名故云任人有問於某者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扶又問也

註翼詩序疏曰女有美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為色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
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迎去聲

註翼蔡虛齋曰如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當此時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若

必俟其再三禮請然後就則不得食而死矣○
不親迎則不得妻謂其家貧不能舉六禮之類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
何有

於如字○何有不難也

註翼廬未人曰是字指禮食親迎之問四書家訓曰其告孟子非疑任人之為是蓋欲求明禮重之說以闢任人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
岑鋤深反樓重樓之高銳頂似山者蔡虛齋曰岑山之高銳處也故註云
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

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張泰嶽曰且如岑樓至高其較之也如不從下面揣度其根本惟就梢末比並其高低則舉方寸之木可升之岑樓之上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舉色食而加於禮之上其高下失平何以異於是哉

註翼講錄曰不揣三條先開示屋廬子使知答任人之不難往應一條正以答任人之詞教之也蔡氏曰此節是就任人之意而喻之言有意偏較者輕重可使倒置喻較其一偏則食色反重于禮也金仁山曰揣量度也孫詒仲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喻不取禮之重者與食色之重者較而但舉食色之重者也非喻不以禮與食色輕重之大分較之也吳孫右曰合下節俱不可露正意正意在取食之重者一節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鈎帶鈎也蔡虛齋曰古人束帶其帶有鈎今官人腰帶皆然胡期僊曰帶之束合處以金為之金本重而帶鈎小故輕蔡虛齋曰此金字五金之總名想帶鈎有以白金為者有

以黃金為者又有以赤金為者赤金銅也今人多用銅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註翼

李岱雲曰按此與上節自不平看上只說他不揣本而齊末之非此方說重輕之定分必多寡齊而後輕重見相承說下自是吳孫右曰金之重于羽者豈謂一鈎至少之金與一輿至多之羽而較輕重之謂哉蓋必多少稱而後重輕之體可定也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指南曰禮食親迎之禮本不輕但對飢減性夫妻廢倫則為輕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性字指生言奚翅猶言

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楚宜而已未

人曰如以飢而死與禮食比以廢大倫與親迎比則

禮將至於必不可有食色將至於必不可無豈但差

有重輕已哉故曰奚

翅食重美翅色重

註翼 吳省庵曰此節即上二節意但上在喻上說此

則直指任人說了正所謂升寸木於岑樓而較

鈞金於輿羽者也胡

期僂曰比是比較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

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

得妻則將樓之乎

紵音軫樓音婁○紵戾也陶謹之曰轉其臂樓牽也

牽謂引處上子處女也未嫁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

曳之也

重者而以此相較則禮為尤重也蔡廡齋曰以禮食則

矣然必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則所犯於禮者

亦大矣則將紵之乎蓋寧飢而死不可奪兄之食以

苟生也親迎則不得妻色之重固然矣然必樓東家

之處子乃得妻則所犯於禮者又重矣則將樓之乎

蓋寧不得妻而不可樓人之處子也故曰禮與食色

皆其重者顧麟士曰不紵則不得食不是偶然不得

食不樓則不得妻故曰兩頭俱重○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

重固有大分去聲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彼列

文璣曰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者義理指禮而

言事物指食色而言以義理對事物言之則義理重

而事物輕此其大分然也然於其中又各有輕重之

別謂上者之中重者之為義理又自有輕有重如禮

大傳本義曰錯綜古語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也一低昂之謂也斟酌俗語也如以勺取酒以入器而酌量其淺深也史文璣曰謂以其輕重大分之中各有輕重者交互總挈以斟酌裁度而從其宜不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使有毫髮之差也

柱而調瑟史記廉頗相如傳蘭相如曰王以名使旋移變而取聲音之和今以膠定其柱不使變移而鼓之豈能聲和又按膠膠黏物陳定宇曰聖賢固不肯枉尺直尋以踰夫禮之經亦未嘗膠柱調瑟以昧時宜之權也所以斷反亂之一

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陸稼書曰按總註雖似抑揚禮之重於食色勿誤認今按此章言謂就本章而亦可以見此意也非謂本章正意是如此也

註翼 蔡虛齋曰紛兄之臂至則將搜之乎蓋如此則依然禮重而食色輕信如屋廬子之說矣孟子之言所以伸屋廬子之說也○食色與禮孰重一章可見孟子精義之工夫制事之權衡非惟正大之

子之言所以伸屋廬子之說也○食色與禮孰重一章可見孟子精義之工夫制事之權衡非惟正大之

謂痛快人心而其為永之味也嚼無窮此等議論所謂中庸其至矣乎雖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欲得議論之當文章之妙者宜熟玩也指南曰任人只曉得死與不得妻為重不曾思到紛兄臂樓處子之犯大節處故孟子出一頭與之平稱就見禮終是重胡期僂曰應之答任人也正義曰所謂東家則托此言之矣如謂隣家也然隣亦有西南北何不言之蓋言東則西南北不言而在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趙格庵謂春秋末曹已滅矣謂為曹君之弟者趙氏誤也然觀下文假館一語似有人皆可以為堯舜疑挾貴之意故集註用舊說乎

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言曹交或引古語或引孟子所嘗言

註翼 胡期僂曰為主修為說虛未人曰有諸問其有之理非然其有是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
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註翼

蔡虛齋曰交曰云則失其所以為堯舜之旨矣○據曹交所論則不皆可以為堯舜矣○今交九尺四寸以長謂九尺四寸又長此也此與云百里而遠或百里而近之類同陳紫峰曰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皆能為堯舜者也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形體類於湯文若可以為堯舜矣但食粟而已不能為堯舜也四書脈曰如何則可不是問為之法只是愁不勝意今按可字指為堯舜說者未是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
雞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
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

弗為耳

勝平聲○匹字本作鴟鴨也家從省作匹禮記說曲禮

鄭匹為鴟音是也鳥獲古之有力人也秦武王時人能舉

移千鈞

註翼

林次崖曰奚有於是一條說為堯舜在乎作為蔡虛齋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句內本不論形體今交云則雜於形體論矣故孟子曰奚有於是亦抑之也今按猶云何有此資於形體而為堯舜之說乎胡斐才云是字蒙存淺約俱指形體汪氏適喜指食粟說汪說為長今從舊說陳定宇曰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弗為耳及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而已一句相應陳紫峰曰為之云者視聖人之所為而凡事求其似也翼註曰此弗為是畏難而不為下不為是忽略而不為胡期僊曰匹雞嫩鴨也鈞三十斤周聘侯曰今日曰字非自負之詞乃因其有力而人共稱之也吳蘇右曰有力無力指一人言又按言

曰書肩流

卷二十一

孟子 告子下

六

只在用力與不用力問不在形體王觀濤曰力不同科如何人人能為獲此意只要破其形體之拘言只論其人能舉為獲之任便是為獲不必形體似鳥獲也又按賽合註以有力人無力人與鳥獲都作一人看誤李岱雲說可從盧未人曰夫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後去聲長上聲弟音悌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

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輔潛庵曰孩提之

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是所謂良知良能也本於性之自然初非有所勉強矯揉而能也

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貼

人所不能哉句又按稼書以陳註為濶論仲謂於本文語意未合俱非是楊氏曰堯舜之

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扶行止疾徐之間非有

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貼

註異林次崖曰徐行後長一條示以堯舜之道不難為耳為之何如徐行後長者謂之弟云云盧未人曰

言為堯舜在於孝弟乃獨言弟又只言行止徐疾蓋為曹交之病發也張泰嶽曰長者在前行徐行而讓

步于後這便是知敬長之禮叫做弟使長者在我疾走而突出其前這便是有傲長之心叫做不弟朱

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這是對那不孝不弟底說

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呂晚村曰

非謂人纔孝弟便是堯舜乃言堯舜之道亦不外孝

弟也須先將堯舜之道講得濶大精微然後收攝到

孝弟中來以見庸行為入聖之要耳近人語意偏滯

不是易言孝弟輕以堯舜許人便如堯舜者孝弟而

已矣竟忘却之道兩字盧未人曰章內幾個而已矣

俱重亦為之而已矣言堯舜只在子為更無他事孝

弟而已矣言為堯舜只在孝弟更無他道是堯而已

矣言能孝弟就道是堯舜更不必他求首尾文意自是貫串李岱雲曰若道字不另講則堯舜只一箇孝弟是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之行並去聲吳氏曰近本並上行二行二字今從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盧未人曰為堯為桀皆在

而已矣詳曹交之問淺陋

與湯文較也人皆可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

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禮貌不循

告以徐行疾行衣冠言動不循理故此節告以衣服言動不

泰嶽曰自吾一身而言衣服言動之微皆道之所在

雖不必容貌如桀而衣冠言動都與堯相似是亦一

桀而已矣講錄曰服堯服言堯行行堯行亦只是服

同也若一而與之同則堯乃天子也衮冕之服號

令政教之言行可得而行之乎李岱雲曰按上節見

他行止之問不和順故以孝弟教之此又略覺推開

集註不跟定孝弟說固自有意李氏曰愈善為惡皆

在我而已泛說輕說固自有意李氏曰愈善為惡皆

得引進粗淺人之意若說下一衣冠也要求之孝弟一

言動也要求之孝弟便說深了反使他無下手處今

按翼註說不可從吳孫右曰至此正

答已盡末節特又答其不必受業也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李

雲曰按曹交果聞孟子之言有動於中則受業而後假館可也即不假館而受業亦無不可也今却假館而後受業豈非求道之不篤註下又可見三字者以上文觀之粗率而不循禮已不足教今又無求道之誠雖受業何益故孟子不容其受業

註翼

蔡虛齋曰時孟子居鄒曹交以事過鄒願留者曹交自願留身於鄒也翼註曰曹交是曹君之弟故說得見鄒君有挾貴意假館又有求安意今按鄒君謂鄒國之君可從可以二字直解摘訓做假設之辭不可從亦是挾貴意張泰嶽曰可以假借旅館以為駐居之所胡期僊曰門是孟子之門輔潛庵曰此亦是富貴者之習氣都未知那居無求安之味在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

有餘師

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上聲下同

之間則性分去聲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形句無不

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彙解曰道字所該甚廣包

却指孝弟說謂求之孝弟而性分之理自發見也所謂本立而道生也李岱雲曰集註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又是推開一步說見能求之親長之間則吾之性分原是萬理皆備之性分何處不有天良發見漸漸發見得多則○曹交事長之禮

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蔡虛齋曰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於前數節見得求

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

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程林隱曰交能思孟

子不容受業之故而得其說則是亦教誨之也

註翼

翼註曰大路明白現前故下句云豈難知哉結
大路然如父當慈子當孝兄當友弟當恭之類此理
昭然智愚所共曉者故曰豈難知哉此正指衆人所
可與知者耳若夫精微之蘊則亦有未易知者李岱
雲曰按道若大路孝弟只是路之起脚處由此而親
親而仁而愛物都是道却自孝弟行起非以孝弟
盡道而謂孝弟之道若大路然也今按道即堯舜之
道不止就孝弟說武曹說不可從胡期僊曰病是患
歸是還中村氏曰求之有身體力行意求方是為
是求之究竟處吳孫右曰歸字對假館說有餘師對
受業于門說陳定宇曰有餘師非謂人師也如先儒
所謂學者當以已心為嚴師之意張泰嶽曰孟子此
言雖為曹交而發然孝弟不待外求堯舜可學而至
寔萬世不易之論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

言之曰怨

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

后生太子宜臼平又得褒姒音生伯服而黜申后廢

宜臼得褒姒生伯服甚嬖愛於是宜臼之傳為去作

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陸稼書曰朱子於詩

子自作於孟子則依序說謂此詩作於太子之傳二

處不同豈其疑而未定故欲兩存其說耶吳孫右曰

此怨字正解只言怨恨其親也註中哀痛迫切句句

會下節意言之且勿用今按此說可從諸說多混勿

從吳因之曰小弁之辭極其憂悲苦切此非獨自傷

是不忍怨然自處猶欲以哀痛迫切之意感悟其君

註翼

吳孫右曰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一詩非孝
子之用心乃小人之詩也指南曰孟子曰何以

言之蓋以高子之意問曰怨亦以高子之意答也
盧未人曰謂其處父子之變其言不温厚和平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
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
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關與寧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翼

曰詩雖主於温厚然亦有當怨者必
執彼以例此是執一不通故曰固為猶治也越蠻

夷國名道語也指南曰以義理利害開說冷
其曉悟非止語之而已也親親之

心仁之發也天性之仁
所發也

註異樂天齋翼註曰為詩猶云說詩也○兩己字作
旁觀者說重其兄一邊盧未人曰有人越人曰

己曰兄蒙引作四個人看射之之字指有人於此之
人胡期僂曰從容開論且談且笑而引導之初無迫
切之意也必鼻垂涕目垂泣而勸導之不勝迫之
情今按疏之之字指越人戚之之字指兄趙註曰戚
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摘訓曰這
怨又是怨親不可看做怨己之不得乎親李岱雲曰
按怨字親親字仁字是三層推說怨正知有親而不
肯薄待其親故怨處即是親親特一念之孝不敢忘
親而推其本即是仁之所發也不必又以仁為非全
體之仁呂晚村曰只論小弁之詩其理正當怨不是
說平王能怨亦不是說有此
小弁之怨平王便可稱孝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蒲昧反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

子作此以自責也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故
曰衛又按不能安其室謂欲再嫁

也陳定宇曰母生七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
不敢非其母引罪自責謂子不能慰母心使母不安

以感動之也胡斐才曰按孔疏凱風既作母遂不嫁可見徒有欲嫁之心故云過小
 註翼 翼註曰凱風何以不怨方是公孫丑自出亡意言之呂晚村曰何以是不解之詞然非不解凱風之不怨正不解小弁之當怨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機 ○磯水激石也 蔡虛齋曰謂水所見激之石也故小註謂水中不容一激

石今按孫詒仲以石言為是顧麟士以水言未是衰了凡未識妄駁之可謂無忌憚者激磯水也
 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盧未人曰水比子石比母疏有聲猶子之不能容母一有小過而即怨也

註翼 呂晚村曰親之過大過小特因其絕天性之愛以為一關於宗社事大止於身家事小如此說則虞舜不當怨慕矣李岱雲曰按以過大為有關宗社其說始於陳定宇只因過大解不來生此曲說耳玩朱子說傷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何嘗說及宗社今按孫詒仲以呂說為謬未是又按以家國為過之大小自金仁山始非始於陳定宇趙註曰愈益也盧未人曰愈字重看蓋父棄其子固已疏我我又不以為意則益以疏親故曰不孝翼註曰磯是借字非喻也不可猶云不容也蔡虛齋曰不可磯謂水不可容磯也吳蕞右曰愈疏則有怨親之心是不孝也此小弁之所以怨也不可磯則無怨親之心亦不孝也此凱風之所以不怨是其怨與不怨各有攸當惡可論哉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 怨慕是孟子答萬章語註引之

以解大文慕字偏重慕一邊與小弁之怨字本不同言大舜五十猶慕其親而不忘也孔子以為至孝小弁之怨亦不忘其親也所以不為不孝也胡斐才曰集註於小弁止曰怨以怨未盡乎慕之道故僅得謂之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子生之始喘尺免

息一呼一吸呼息出吸息入氣通於親未生以前當親而疏陳定宇曰此由

踈怨慕號平聲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陳定宇曰此由

子生之始而推其未生以前深味之愛親之心油然而生矣今按蒙引謂下句皆指既生以後說精里先生

以為未是又按此語出正義非趙註也怨慕號天以舜言愆過也

註翼張彥陵曰舜自歷山怨慕至五十則親己底豫有慕而已且其怨亦與小弁不同孟子只斷章

取義孫詒仲曰此章孔子口中止有慕字小弁之怨親親與舜之慕親意相近故引以為證以見小弁不
失為慕親也今按此章本闕高子說詩之固而為人子者不幸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天性之道因以見矣

○宋慳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慳口莖反○宋姓慳名趙註曰宋人胡期僊曰戰國遊說之士石丘地

名

註翼盧未人曰遇于石丘是不期之遇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上聲者故謂之先生

註翼集解曰將何之之問以人國言非泛問其地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音稅○時宋慳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

王也遇合也言聽計從也按莊子書天下有宋鉏刑

音二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音下教強上聲聒古活

不舍上聲疏曰寢息也防禁攻伐止息千戈意在調

不自廢金也疏去聲唐道士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

之疑即此人也

註翼胡期僂曰構是結罷是息不悅是所說不合意

秦或者二王之中將必有一處遇合則吾之說可

行而志可遂矣盧未人曰將者且然未必之詞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

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

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張泰嶽曰當今

戰攻為尚獨於兵戈擾攘之時而以罷兵息民為說

意在措天下於安寧志誠大矣但謀人國家之事者

宜論道理不宜論利害今欲言構兵為不利則是

利未必得而害已隨之矣今按擾攘煩也

譚異張泰嶽曰孟子又問說先生此行往說秦楚我

詞乎盧未人曰指與號一般自意見之出于己曰指

自名目之示于人曰號李岱雲曰我將言其不利其

字兼指二國言胡期僂曰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

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

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

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夫樂音洛下同

註翼

陳紫峰曰何以見其不可蓋以利說秦楚之王

士亦樂罷而悅於利也利之名一唱而人心唯知利之為美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有所觀望而非實心以事君也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有所希冀而非實心以事其父也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有所求取而非實心以事其兄也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也吾恐見利則爭失利則怨親愛之意泯弒奪之禍興然而不亡其國者未之有也李岱雲曰兩節層次是漸漸推開了去以利說以仁義說不過就罷兵一事而言而秦楚之王悅之三軍之士亦必悅之已推開一層矣然一事悅利則必事事悅利一事悅仁義則必事事悅仁義而懷利懷仁義其必然矣又是推開一層然此亦不獨三軍之士為所

罷者而然即九為人臣人子人弟者孰不懷利懷仁義有然則更又推開一層如此所以必亡所以必王○仁義性所固有初問喪失猶冀後來保全今各懷利則終去矣利本後來私心只懷仁義自然去利故不曰終去四書家訓曰利說秦楚利字以息兵言懷利利字寬說是一點私心有為而為之意仁義說秦楚仁義字以不殃民為仁不踰制為義言懷仁義仁義字亦寬說是一點公心無為而為之意樂天麻翼註曰懷字根悅字來取重指南曰懷是懷抱之懷奉拳於此而不失之意虛未人曰一說謂把利之道去事君把仁義之道去事君若未是存疑說得極當朱養淳講藁曰時說以三軍之師指將言以三軍之士指將校以至卒伍言恐師字只當作衆字看與士同將卒皆有不分在上在下說臣子弟亦不必拘定在三軍中說此雖本王悅來然至於懷利懷仁義則不必復粘用兵時矣翼註曰上只言下之事上而下乃兼言相投者感應一理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

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辯之也陳定宇曰此章大意與首篇首章相似利端一兵者交兵不過殺人身耳言利則必盡害人心孟子此章於過人欲存天理尤嚴焉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任君趙註曰任薛同姓小國之弟任君朝音潮會於隣國季任為去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胡期僊曰報是往拜謝之今按若其禮意也

註翼張彥陵曰居鄒曰平陸曰處守曰為相此是序事中書法却未道破季任雲曰按說箇居鄒則去此必遠已舍難來見意而為任處守則尤不得輕出此兩理不得已之鄒之根也說箇處於平陸是齊之近邑已合可來見意而儲子不過為相則出而見賢不但時可來暇而亦職分當為此兩理得之平陸之根也蔡虛齋曰居處二字少有別居意常處意暫蓋鄒是父母之國平陸其所寓也張泰嶽曰一向仰慕孟子之賢遂使人自任至鄒執幣帛以納交之禮孟子受其幣而不往報焉趙註曰平陸齊之下

也邑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上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

而問之指南曰問謂兩物相合則無問今幣交一事而所處不同使有問故謂得一問隙而問非

謂孟子所處存問際可議也今按喜謂喜得可問之際而將有得義理所在也

註異胡斐才曰他日二字雖冒二句其實各有一个他日胡期僂曰之是往因事而往今按此說極

是俗雲謂為見季子而之也末是趙註曰連屋廬子名也李岱雲曰得問便窺尋義理是屋廬子善學處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

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

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註異指南曰為其為相與故設此問端以探其義理所在非真以此而疑孟子也盧未人曰屋廬子

之問就儲子一邊以見季子孟子之答亦就儲子一邊以見季子蓋儲子可來不來為儀不及物而不成

享則季子不得來而不來便見儀及物而成享矣李岱雲曰與字甚活知其不為此而疑之之辭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以物奉上儀禮也

文貌也或說是意之誠否見之儀文故以儀文言其實主于意下文曰禮意可見矣蒙引說較差

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實恭敬之心不及其幣則是

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言苟徒致飾於幣帛

者以其不用心於享故也所以謂之不享者為此也張彥陵謂禮意即志字不可從

註異 張泰嶽曰孟子答說君子交際之義只論道理不論名位我之不見儲子非以其為相之故也
 蔡虛齋曰多厚也謂享上主在多儀必先有享上之禮意然後用物以將之方成享也指南曰曰字即謂字賽合註曰曰不享言是謂非享也非謂我不享之也吳蘇右曰書所謂享指諸侯享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賢者事也亦斷章取義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孫必大曰或說釋書意者乃言已之不見儲子即書所言之意也註意自明不可牽合

註異

蔡虛齋曰為其不成享也一句最當玩味要見是上文未發之意莫與上文不享一般看要深步正是解那意指南曰既不役志於享而儀不及物則所享者祇是虛文實不成享也故曰不享此便見得不見儲子者亦謂不成享耳非以為相之故也而季子之儀及物而成享亦可見之矣林次崖曰孟

子但說享多儀意思屋廬子就曉得儲子是儀不及物故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看來屋廬子亦是極是聰明的人今按衣了九謂為其不成享正答為其為相之問謂吾所以不見儲子者非為其為相也為其不成享也陸稼書謂此說亦通但背註耳吾謂此處若已就儲子身上說破或何須問之不但背註其說亦不通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去聲君居守統國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統國可以至齊之境内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註異 指南曰悅字正與前喜字相應言所處有義理而不苟也吳孫右曰或問只頂成字不成字來
 蔡虛齋曰或問雖聞其言未得其意也故問之猶曾
 子曰唯門人問曰何謂也盧未人曰是問其成字不
 成字之故非問其見不見之故今按蒙引一說未是
 翼註曰季子不得之鄰有居守及他國二意儲子得
 之平陸有為相及境內二意又按指南謂他國境內
 意略帶說耳亦未是朱子曰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
 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
 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
 不為之教誨也顧麟士曰此章書正以逐漸次第說
 出故佳若亦將如世文凌駕扭合一口道破何味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
 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盧未人曰名實二字只是
 一件名譽即事功之譽猶俗云功名也蔡虛齋曰大
 凡仕進的人所圖便在此二者趙註曰實者治國惠

民之功言以名實為先以此為而為之者是有志於
 實也救民者也為人註單以救民解之以名實為後緩而
 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先後並名實未加於上
 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註翼 四書脉曰此章髡所譏孟子之意總在在齊無
 功上前後只一意孟子則以齊不能用我故無
 自見其應之亦只一意指南曰戰國人開口便說顯
 名厚實故髡以此譏孟子張彥陵曰通章以仁字為
 骨子以心理迹三字為眼目以用不用三字為關鍵
 ○為人自為髡雖並言其實致譏重為人邊趙註曰
 淳于姓髡名也齊之辨士蔡虛齋曰大夫子在三卿之
 中則是志在為人而非自為者矣○大夫國三卿是時
 齊難僭號稱王卿猶仍舊按周禮天子六卿賽合註
 曰仁字不必兼為人自為只著在為人一邊尤透仁
 者固如此乎如此字指名實未加說今按此說勝仁
 存舊說可從依雲說不可從吳孫右曰蓋認為人

孟子告子下

邊為仁也又按講述一說只承而去一邊謂非救民之仁者為是胡期僊曰仁只在事跡上說胡疑初曰所謂仁者人已兼成之謂也自為則是為人正成其自為夫是之謂一體截然分為兩事則其所謂為人特管晏之事功所謂自為特沮溺之行徑耳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輔潛庵曰無私心以存諸心而言合天理以行諸外而言人固有雖無私心而行事有不合天理者唯仁則內外合天人皆以心言未得註意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

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

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

則以湯之心為心矣伊尹以湯之心為心而亦欲桀之悔過遷善也所以五就桀之

無私心也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兩之字指湯不得已

而伐之此之字指桀耳所以終就湯之無私心而合天理也若湯初求伊尹

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去聲之以伐桀是以取天

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輔潛庵曰楊氏真得

湯伊尹之心足以洗世儒之惑胡雲峰曰集註於三子之中引楊氏說獨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屑就不屑去其迹甚易明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

註異金仁山曰疑孟子既出未見致澤之功而去之為不仁孟子言聖賢去就不同而非仁以

其皆無私心而合天理也指南曰夷不屑就惠不屑
去尹則有去有就之三子迹雖不同矣然去非離群
就非狗世各認其是而已荆川云理可就則就之理
可去則去之惟其仁而已何必去就之皆同時說或
直以自為為人入講殊失孟子渾然口氣蔡虛齋曰
此下位不指有官者謂士庶也伯夷當紂之時居北
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故云此伯夷之無私心而合
天理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伯夷何心哉理亦
宜然也精里先生曰五就屢就也賽合註曰道字輕當迹
今按不然則伊尹終就桀也賽合註曰道字輕當迹
字看胡期僊曰趨是心之所向盧未人曰君子亦仁
二句不專指三子只泛言之孟子自寓意在言外鄧
雉子曰君子處世可就則就固非有意於為而為以
名實為先可去則去亦非有意於自為而為以名實為
後亦求合於天理之公不悖此心之仁而已矣去就
之迹何必同哉周聘侯曰何必同諸說皆謂不必與
古人同看來淳于未嘗以古人責孟子孟子何緣謂
其不必同此句只對為人自為說見君子只要心無
私而事合理任自為也可為人也可即時而為一人時
而自為亦無不可三子不拘一轍今人何必以一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
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去聲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
隣國交侵疆宇日蹙髮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吳省庵曰

註翼趙註曰公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子思二人為
師傳之臣吳孫右曰史記云公儀休為魯相奉

法循禮無所變更百姓自正子柳言君子道行則樂
其治子思請結恩百姓修禮降國非復昔日之魯日
削甚髮蓋誣之也盧未人曰若是乎賢者二句不專
指公儀子等只泛言之暗寓譏孟子意李侗雲曰按
首節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便含賢者無益
於人國意亦便含孟子不得為賢意但隱而不露此

四書精義 孟子告子下

拘乎引三子見古人不同如此今人正不
必同也今按俗雲以稼書說為牽強未是

下兩段乃漸漸逼緊耳與他處遞詞不同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
削何可得與

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形句前篇萬章

註翼 盧未人曰百里奚二句重用不用意不用賢則
亡二句是即虞之亡見魯之所以削而不亡正
以諸賢之力不可謂賢者無益于國也孟子自寓意
在言外說統曰不用賢一句推開說陳定宇曰亡則
何止乎削故曰削何可得魯之亡尚以三賢在也
否則如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李岱雲曰按觀濤
說固好孟子原亦不論援引之人與己高下若何只
前段要明趨一此段要見用不用字因奚不用於虞
而用於秦故引之非必說
到不屑為美也活看尤佳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繇繇處於高唐而齊

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
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
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謳

有曲折也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

於莒音舉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杞梁華周之

妻善哭其夫故註亦作二人之妻說不必據說苑論
衡獨舉杞梁妻之哭以華周妻為帶說善哭亦不必
指二書所載城崩之事城崩之事亦載
趙註朱子刪之其意可見直解入講誤髡以此譏孟

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註翼 張彥陵曰始言名實未加而去責之猶寬繼言
無益人國謂夫雖不去齊亦未必有名實之加

然猶是說賢者至此則直說其非賢語意在人國即不
 步四書脉曰引王約諸人則又謂賢者在人國即不
 用亦當有表見其自負識賢終以事功論而不原其
 心也翼註曰內以抱負言外以功業言為其事即頂
 有諸內無其功即反形諸外四句正一反作兩層
 看折衷以事字頂外字作三層看似拘虛未人曰是
 故無賢二句亦泛言暗寓孟子非賢意○事者己之
 所為功者效之及物指南曰有則上下名實顯著自
 有功可見也故必識之今按賽合註是
 故句暗指今日齊國言不若講述泛言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
 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按史記孔子為
 魯司寇攝行相去聲事齊人聞而懼三月而魯國大治故齊人聞而

懼於是恐以女樂遺魯君去聲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

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

祀天如致膳音煩郊祭胙肉南郊如致膳貼大文燔字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

於大夫孔子遂行孔子以大夫陪祀禮當有膳肉之頒又不頒及孔子孟子言

以為為肉膳肉為不得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為無待

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唯知為無致膳組之禮而去未知所以托膳肉之故

也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顯謂不欲

受女樂之大失也失字不貼罪字汪氏說失之岱雲謂以不欲顯三字解微字以君相之失解罪行字最

誤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

行其見幾平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

張泰嶽曰乃孔子之意以為使我因受女樂而去則顯君相之失設若無故而去則非出處之宜故不以受女樂之大過去而以不賜膳肉之細故行使君相之罪既泯於無迹而在己之去亦不為無由其見

幾既如此明決而用意又如此忠厚然則君子之所為信有出於常情擬議之外者或以為為肉或以為

為無禮皆眾人淺陋之見烏能知君子微意之所存哉祭虛齋曰見幾明決自桓子受女樂時已決於去

矣用意忠厚則且遲遲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托以膳肉不至而去也

能識哉集註補此二句以見孟子此節引孔子尹

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

是

註翼

張泰嶽曰魯之君相惑於聲色怠棄政事疎孔子而不用賽合註曰不用下要補孔子心已去

而未即去意吳孫右曰隨後適有郊祭之事孔子尚從魯君郊祭今按家訓謂從而祭非孔子往從祭也於不稅冕說不去不可從四書脉曰人但知為肉為無禮而不知其為不用也蔡虛齋曰不稅冕而行言急也蓋冕非行旅服也○按語類曰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言之則顯君相之失不言則已為苟去故因膳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膳為得罪於君耳汪氏蓋未考也陸稼書曰微罪微字斷依蒙引存疑解淺說謂不致膳因己有微罪也大全汪氏謂是君相之微罪真註了凡則又謂是微悔其君相之罪此三說俱不是又按詒仲謂汪氏說自是語類恐非定說也亦不是盧未人曰君子所為二句註指孔子講真註曰君子之所為信心不拘迹故眾人

不識亦粘出處上說胡期僊曰眾人庸眾人暗指髡

陳定宇曰髡雖譏孟子未立功而去而孟子所以去

齊之故終不自言以顯齊王之失亦見幾明決而用

意忠厚焉自謂所願則學孔子今

觀其進退語默宛然孔氏家法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出白三王

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名公著唐蘇州人為孟

子音義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序中亦出白虎通趙格庵謂本杜預春秋傳註疎又按大

文五霸字與今之諸侯今之大夫並言○五霸桓公

為盛故集註取以有周一代言者置之于前然三王

亦無異代言之而秦穆以下其事業未甚副霸名故

又以此說附之於後歟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

註翼賽合註曰此孟子傷王道之不行也要見世變

意雖垂重傷今然無王之罪却由五

伯作備陸稼書曰可見不當偏重

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

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

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

而不討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

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集疏集編纂疏通本作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力驗也讓責也

胡期僂曰責以辭也今按下文再不朝則削地則不

可徑入削地蒙引一說或謂長善長惡惡短可從講

述謂未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虛未人曰變更

孟子告子下

其君不滅其國也連帥帥上所類反諸侯以伐之也連帥帥上所類反諸侯以伐之也王制曰十國以爲

連帥帥上所類反諸侯以伐之也連帥帥上所類反諸侯以伐之也連帥帥上所類反諸侯以伐之也

伯連帥帥上所類反諸侯以伐之也伯連帥帥上所類反諸侯以伐之也伯連帥帥上所類反諸侯以伐之也

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

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

命牽連與國之諸侯以伐諸侯命牽連與國之諸侯以伐諸侯命牽連與國之諸侯以伐諸侯

責蔡虛齋曰集註曰自入其疆至則有責改讓爲言責蔡虛齋曰集註曰自入其疆至則有責改讓爲言責蔡虛齋曰集註曰自入其疆至則有責改讓爲言

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註翼蔡虛齋曰自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至六師移之註翼蔡虛齋曰自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至六師移之註翼蔡虛齋曰自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至六師移之

侯至伐諸侯者也侯至伐諸侯者也侯至伐諸侯者也

先王之法皆在所違中矣詞簡而意該不可不知也先王之法皆在所違中矣詞簡而意該不可不知也先王之法皆在所違中矣詞簡而意該不可不知也

燕則兼田野不治在其中也燕則兼田野不治在其中也燕則兼田野不治在其中也

伯也伯也伯也伯也伯也伯也

十里始封時制也十里始封時制也十里始封時制也

制養老以足肉帛言尊賢以隆禮貌言俊傑在位以制養老以足肉帛言尊賢以隆禮貌言俊傑在位以制養老以足肉帛言尊賢以隆禮貌言俊傑在位以

列寮宋言翼註曰註既以入其疆以下申巡狩述職列寮宋言翼註曰註既以入其疆以下申巡狩述職列寮宋言翼註曰註既以入其疆以下申巡狩述職

則省耕省斂帶過不重盧未人曰省耕省斂兼天子則省耕省斂帶過不重盧未人曰省耕省斂兼天子則省耕省斂帶過不重盧未人曰省耕省斂兼天子

諸侯講胡期僊曰不足食歎于一時不給食歎于一諸侯講胡期僊曰不足食歎于一時不給食歎于一諸侯講胡期僊曰不足食歎于一時不給食歎于一

歲四書豚曰貶爵而後削地削地歲四書豚曰貶爵而後削地削地歲四書豚曰貶爵而後削地削地

而後誅夷猶有俟其改過之心而後誅夷猶有俟其改過之心而後誅夷猶有俟其改過之心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

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

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

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

過羅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軟所洽反羅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去聲穀僖公

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一本作匱謂不必開

蒙引謂與東牲載書書加於牲上而祭虛齋曰讀其書

之上壹明天子之禁范甯註曰壹猶專也蒙引說不

桓特申明之耳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反時戰易蔡

齊曰上則已為天子之所命下則已為國人之所戴

故不易也然萬一有罪亦不容不易故先之以誅不

可相徵也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初命三

脩身正家之要講述說誤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

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

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

廢事也攝兼也言百官之事當廣求賢才人充一官

務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盧未人曰無專殺大夫

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

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隣國也中村氏曰曲猶

今按隄防也防以畜水亦以障水壅塞也激半遮也

泉水原也蔡虛齋曰壅泉激水是兩事壅者以自利

於己激者以嫁患於人下文專小利即所謂壅泉也

病隣國即所謂激水也又按蒙引一說以壅激為一

激是上流也不專指水旱之時無過羅隣國凶荒不

得閉糴也阻糴穀不使轉販無有封而不告者不

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諸侯封邑謂大夫

註翼盧未人曰五霸獨言桓公舉其尤盛者東牲二

德通承賢才亦德之用也育才非庠序教育是用

之在職如忠信重祿之類又士無世官之士是已仕

者取士必得之士是未仕者今按蒙引以葵丘之會

諸侯為一句拘諸侯屬下為是祭虛齋曰束牲者束

縛之於壇上既不殺則不容不束縛也○誅不孝蓋為

當時諸侯有溺愛而不知其子之惡者故云○無以

安為妻妻所取以配身敵體而上承家廟者也妾廢

于好言蓋語辭如詩經言旋薄言之類吳孫右曰載

書即載五命之書也指南曰軟啜也血陰幽之物軟

既以讀盟書將以奠諸鬼神也胡期僂曰曰是五命

和好無構怨也又按此說可從蒙引謂不切未是孫

詒仲曰初命三事春秋時最多故首以為言存疑謂

分明也桓公去幽王而為此非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承之者長君之惡也

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引之者逢迎也君之惡也

○林氏曰邵子康節先生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

功罪則事無統理統體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

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以上邵子之說孟子此章之義其

亦若此也與音余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罪魁之謂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功首之謂

也然五霸得罪於三五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註翼 翼註曰所逢君者不出富強貨色之類今按此說可從張彥陵謂指犯五禁拘李岱雲曰五禁却是大綱其實惡字尤濶日用無往不有逢君者無事不承風旨何時不伺顏色而且戰國富強貨色之事尤有不堪問者則惡字自不指定五禁為是指南曰長君之惡其罪不小特以逢君視之則為小耳長君之惡者君有過不能諫任他作用耳蓋不能禁止於未萌之先從他萌蘖滋長也過在君而特不能過絕之者也逢君之惡者君尚無過却逢迎其將開未開之竇而使之放逸焉此則道君於有過之地也

所以罪甚大盧未人曰此章孟子為王霸不辨而大道將湮功罪無法而小人益肆欲聲罪致討則位不在己坐視而不為之防則天命可畏故昭王憲黜霸春秋誅傾否之法孔氏誅心之法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謹翼 盧未人曰曰欲者將舉而未行之詞曰欲使慎子使見慎子欲為魯使之意所謂君不向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也故未節獨以事君之道責之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

之使之戰也翼註曰教民註只重禮義者

此章言爭地以戰殺人盈野之不仁而不可為也通章一意諸家分貼失之二節不容於堯舜

之世以不仁也三節然且不可亦以不仁也二節以利害言三節以是非言者最謬陳紫峰曰孟子曰民

必有以教之而後可以用之今魯國之民未教之民必先教民使之知禮義而欲用之以戰吾知彼既無

親上死長之心又安有勇往直前之氣不足勝必至

敗亡是殃民也蔡虛齋曰輔氏註以為殃民之事堯舜所不容者非也者字分明作人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

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就使有功如此必至

故不可新安之說固非虛齋亦非也戰勝齊註以善戰貼之紫峰謂不至殃民觀濤謂合未必勝意俱

未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骨○滑釐慎子名滑釐慎子名出趙註以為慎

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稱之則其人可知也豈能為

人強戰助桀者哉且以滑釐為其師又屬牽強固朱

子之所不取也而了九輩依之

駁朱子以為未考可謂妄矣

註翼

張秦嶺曰勃然是變色的模樣李岱雲曰不悅

上如勃然二字正與他心中大相反吳孫右曰

戰得地此已奇功而亦為不可此其故則滑釐之

所不識也林次崖曰慎子謂不識是當時俗見蓋當

時用兵正是欲得地却以為不可此其所

以不識也翼註曰此則字單承不可邊來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

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音朝覲聘問之禮朝覲諸侯自行聘問使卿大夫禮燕

享之儀錫與之恩是也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賽合註曰典常

法也籍冊籍也諸侯祭祀會同之制受之天子載之方策藏之宗廟故曰宗廟典籍非以宗廟為祭祀而

帶言會同也指南曰祭祀則有犧牲案盛會同則有庭實饗幣

註翼此以下俱詳言前二節三節之意吾明三節言不須殫民之故指南曰天子諸侯文平而意重

諸侯邊吳孫右曰不足以待不足先王謂所入不足供所費也輔潛庵曰觀此二句則知先王之制封國

大小自有意義豈私意可得而損益之哉呂晚村曰後世如秦之郡縣唐之藩鎮或憂外重或憂內重只

坐不解足字之義而封建遂不可復矣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周禮王功曰勲註輔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註翼指南曰舊謂因魯欲伐齊故獨舉齊魯始封之定制言之此說似不然蓋論周家開國元勲曾

有過於二公者乎舉二公言者見周公著篇非之忠太公奮鷹揚之績周之天下皆賴之錫壤而封宜不

止於百里不致過見王制所限苟足以守姬氏姜氏之典籍足矣不敢過也盧未人曰兩個方百里與上下節

方百里一樣猶方里而井之方謂四方皆百里也蒙引謂方止也未是胡期僊曰地非不足指周家一統

言今按封國之制孟子與周禮不同看來似孟子說為是周禮不可全信也王制疏所謂周初封建只是

百里後來滅國漸廣方添至數百里者可從而朱子以為非是日諸國分地先來定了若後來族添便須

移動了幾國徙去別處方得豈不勞擾然疏本以滅國言而朱子以增封言可怪恐是有錯誤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

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註翼 胡期僊曰王者是明分封之制作是起為天子也損減也益增也乎詰開語今按言不可多求

五百里之外也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註翼 輔潛庵曰不殺人而取彼與此仁者猶且不為以其非所當得故也況於殃民而求廣土地者乎今按講述謂以上責使慎子者末

節責慎子非也通章總是責慎子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陸稼書曰仁與

二合言之則為一故此章集註分心與事兩項而下

章朱子小註謂鄉道志仁非二事此乃互相發而不

相背也○新安陳氏及蒙引存疑俱以不殃民為仁

不踰制為道此斷不可從蓋殃民踰制以事言之則

皆非道以心言之則皆非仁

如何可分貼淺說渾解最得

註翼 張彥陵曰引其君三字貫至而已作一句讀道

為言有多方誘掖意然必至於仁而後已者蓋人君

舉動多有外迫公議而勉焉以從正者其念未純畢

竟旋入於邪而不覺故忠臣愛君必防微杜漸無使

一念混淆方纔歇手而已字正與務字相呼應陳定

宇曰二句不特可斷此一事實臣事君之法也殃民

者仁之反欲慎子導君以仁不殃民而為不仁也慮

經傳得非因斯言而止者乎若宋程說秦楚罷兵但曰不利故其號為不可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反耕

也治也盧未人曰謂開墾田土多增賦稅也使府庫日充非增拓境土之謂

註翼 李岱雲曰按此章時解以為責君之用人又或分為上二節主事君者言末節主人君言者或又

以為專就事君言者愚謂皆未看通末節道字俗字看開口從今之事君者說起自誇富強之術是臣以此引其君矣古之民賊而今以之為良臣則君又是善其臣矣下方說君不鄉道不志於仁以君之所鄉所志者此富也強也而臣又求富之求為之強戰則臣之所富所輔者亦此富也強也下為賊上為桀

上下交相須以由此道成此俗也雖與之天下豈能一朝居哉此意甚明無人看透有謂君不鄉道以下正見其為民賊者於意亦未全盧未人曰我能為君云云是二臣自負之言張彥陵曰盡地力則有財故闢與充是一串事合與國之力則可以決勝故約與戰是一串事林次崖曰辟土地是盡地力李惺是也○第一條是富國第二條是強兵指南曰古之所謂民賊盡民財殘民命也范紫登曰道與仁俱照愛民說胡期儂曰桀是不道不仁之君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 平結也 要約 與國和好聲相與之國也

註翼 強戰奮勇爭聞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張秦嶽曰人心不歸國本不固有智力者又將起而

奪之危亡之禍可立而待也

註異

胡期僂曰由循也變是翻然改圖一朝言其甚速李岱雲曰按虛齋既曰以此二等為良臣者

今之道今之俗俱生君言又曰下之所者為俗則亦自相矛盾矣麟士謂必如蒙引說與下雖與之天下方合愚謂不然道字指所以致富致強者其中運用處所謂道也看孟子准然下箇由字可見俗字與民間風俗不同乃上以是求下以是應此國君臣如此彼國君臣亦然已成戰國時習氣也夫君之所以以此等為良臣臣之所以此導其君皆曰可得天下耳豈知即與你一箇天下你能一朝居否古今有上禁下賊而可以居天下者乎此自大槩警醒慨嘆語不必定以與之天下為與君以天下盧未人曰雖字重看言此道決不可以得天下縱與之亦不能一朝居也○今以秦隋觀之孟子之言顧不驗哉賞誼謂攻中勢異陸賈謂逆取順守豈其然耶輔潛庵曰自當時觀之孟子之說似若過當然其後六國卒并於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秦而秦亦不二世而亡則孟子之言驗矣陳定宇曰此章與上章意實相類其因譏切慎子而繼發歎

白圭名丹

趙註曰圭字也

周人也欲更

平聲稅法指當時厚斂非指聖人中

正之法

二十分

下同扶問反

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

殖貨

傳白圭能薄飲食忍嗜

時至欲與童僕同苦樂音洛下同

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歲熟取穀

子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以卯午其為此論蓋

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蔡虛齋曰欲以其居積致富之術施之國家也李岱雲曰

按白圭治生之術其薄飲食忍嗜慾與童僕同苦樂者儉勤之事也其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棄者

經營之方也今欲以其術施之國家則未有舍經營之方而單講儉勤之理故黃陶菴謂其欲輕賦而以

貨殖足國與桑弘羊不加賦而足用之意同但他秘其術而未言但云欲二十而取一則只是薄賦故孟子但言其為貉道非中國所可行其術之巧詐罔利孟子固不及盡非之也俟他再言吾之薄賦非徒薄之而已又有足國之妙用在孟子必更有一項陶菴說今按註中其術術字不應單指薄飲食一項陶菴說可從陸稼書謂太刻未是

註翼

張泰嶽曰白圭見得當時賦斂太重民力不堪故問于孟子說國家因地制賦固不能不取諸民然如今之稅法則甚重矣吾欲于二十分之中而取其一使上不妨於經費下不病於誅求不識夫子以為何如胡期僂曰何如內有以為可行意沈無回曰白圭之二十取一大約是以忍薄之道行之不知其流弊且至於去人倫無君子與闕許行章同意張彥陵曰夫國之所用既不得不得之民間今日無故議減勢或不給異日必復議增是輕賦者正重賦之漸也陸稼書曰此是餘意非孟子正意蓋不必論主賦之不可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陌○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註翼

陸稼書曰第二節言子之道唯貉可行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契乙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註翼

陸稼書曰第三節借陶之一事以明中國則不可行○存疑以一人陶喻無君子殊拘虛未人曰萬室之國節設喻以牖其明因以攻其蔽也則可乎詰其可通與否非詰其足用與否白圭曰不可言行不通也器不足用正明不可之意胡期僂曰萬室言人繁一人言制器甚少張泰嶽曰陶是燒造瓦器指南曰以萬室之國照中國之用以一人之陶照二十取一正意渾渾不露為下節作引子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

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得及未寒

時生成興伯章曰此蓋黑黍莖高而實圓重俗謂蘆

祭今按李時珍謂蘆稌即蜀黍也黍是五穀之一上

文曰五穀不生則吳說似饗朝食夕以飲食饋客之

禮也

註翼 陸稼書曰夫躬節言終之所行申明第二

限本不必於多取故二十取一而足蓋無城郭宮室則

省營建構造無宗廟祭則省犧牲棗盛無諸侯幣

帛饗飧則省朝會餽餉無百官有司則省祿食故不

必多取樂大齋翼註曰諸侯字總管幣帛饗飧既無

諸侯因無諸侯交際之幣帛饗飧百官是大者有司

是小者蔡虛齋曰幣帛太孤凡綾羅絹

緞之類及銅錢貨物皆幣也帛東帛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指南曰人倫是君

郭宮室等項祭祀交際上下通行故註申添

君臣字今按湯齋謂君臣指天子諸侯拘

有司是無君子

註翼 陸稼書曰今居中國二節言中國之所行不可

不可省之費而輕稅之不可自見於外四書脈曰

今居中國要見五穀皆生意盧末人曰如之何其可

與則可乎相應徐做強曰君子既不可

無則所以供君子之用者其可缺哉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註翼 四書脈曰前陶以寡對稅法言此陶以寡對君

子言今按李氏說不必胡期僂曰為國如言立

國一般虛未人曰況無君子乎不言人倫存疑曰人倫由君子而立或云歸重百官有司大約古人文字不拘或舉重見輕或舉輕見重不必強為之說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輔潛庵曰什一中正之制也故以為堯舜之道三代聖人

雖因時損益有所不同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陳紫峰曰彼貉固嘗輕是道矣今欲輕之則彼為大貉而我非小貉乎彼桀固嘗重此道矣今欲重之則彼為大桀而我非小桀乎桀固不可為也貉亦豈可為乎

指南曰欲者私意欲之也陳定宇曰彼真貉真桀為大者此為小者也樂天齋翼註曰大小只是一樣意李休雲曰大小雖只一樣意然且遵本其道以之為法則是彼大而我小

註翼 盧未人曰末節以堯舜為言蓋既言輕賦之不

言賦固不可輕然尤不可重也周懷魯曰漢文蠲租減稅至二十之一武帝遂及舟車勢之所必至此以知堯舜中正之規萬世當遵而輕之重之皆非所以為國也李岱雲曰此亦孟子闢異道而衛先王之道之一端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去聲之築堤壅委恐

而注灌之他國指上流

註翼 蔡虛齋曰白圭所以自負其過禹者蓋其隄防久故耶然其妄甚矣胡期僊曰愈勝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言順就下之性而治之也五字正解一箇道字非以性字當道字指南謂順水

之性宜貼在上句未是

註翼 盧未人曰禹之治水至仁人所惡言圭治水與禹甚異正見其言之過指南曰子過矣乃是其指

其言而斥之有以因其失言而責其過者有以其治水之過者俱不必從林次崖曰言禹之治水只是依水之道而治之也故註曰順水之性水道就頂上治字說則本文大註俱通矣今按道是道理言順治水之理非人力私智比也李岱雲曰上既有禹之治謂順便是人夫去順之乃治水之道非水之道亦可謂費於辭而忘語脉矣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隣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註翼 指南曰是故緊承上來惟其順水之道是故水本趨於海禹惟疏濬決排以四海為壑盧未人

曰禹之治水排決疏濬皆注之于海是以海為受水之壑白圭壅泉激水使其水歸于隣國是以隣國為受水之壑今按隣國亦指上流之國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

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洪水氾濫下民昏墊乃仁人之所惡而欲

除其害者也今白圭以隣國為壑則水勢逆行隣國受害與洪水之災無異其為不仁甚矣而乃自以為愈焉故孟子言過矣以重斥其過也

註翼 陸稼書曰水逆行至所惡也俱泛說白圭壅水害人與洪水無異補在所惡也下今按洚水或

做禹時看或做圭時看俱不若泛說之勝蔡虛齋曰吾子過矣不必說為禹罪人只謂其言之過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亮信也實與諒同是友諒之諒非惡乎執

言九事苟且無所執持也陳紫峰曰有是實心斯有

則凡事苟且於理之所

在無所執持而行之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其字指樂正子

註翼胡期僊曰欲使是將然之辭盧未人曰為政不

行道勿云子之道行即予之道行喜而不寐喜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

曰否

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講錄曰強知慮多

所尚者說不可說得大好若大好便是聖賢大勇大

知大識見矣為政者豈可無耶輔潛庵曰強謂有強

力可辦事者戰陳之事皆在其中有知慮謂能為計

謀如縱橫捍圍皆是也多聞識謂廣聞博識多知而

能言之士也今按此說纂疏載之輯釋大全削之非

又按三者離了善字為言則非聖賢所謂強智多聞

也強如商鞅智如蘇秦博如駟行是也而樂正子之所短

多聞則非全無而於當世所故丑疑而歷問之

尚強智多聞則非其所長也故丑疑而歷問之

于俗尚

故疑之

註翼樂天齋翼註曰否字非孟子病正子之短於此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註翼 胡期僂曰然則承上強智識皆否來李岱雲曰仍足上三字疑團未釋也除却強智多聞並無

為政本領正足戰國功利習氣

曰其為入也好善

好去聲下同

註翼 盧未人曰善以理言不以人言觀下文來告以達強知多聞必沾沾自好豈能

好人邪故無他技乃能有容

好善足乎

丑問也

註翼 蔡虛齋曰言豈使足以治國耶胡期僂曰有疑其不足為政意樂天齋翼註曰前六節只重其

為此也其許正子優於天下亦以此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趙格庵

於心則有盡善取於人則無窮此其所以下雖治天下猶有餘力也

註翼 四書脉曰好善就翁受之量說要切相度上看優與足不同飽滿為足優則溢於外矣李岱雲

曰按上明有為人也句此好善足乎之問正恐樂

正子尚好善不足以為魯政之意孟子言好善則治天

下尚有餘力何況魯國乎一言好善之量不指樂正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盧未不以千里為遠難也輔潛庵曰上之人好善則人有善者喜得其伸故不以千里之遠為難致而皆來告也

註翼

樂天齋翼註曰末二節申明好善所以優於天下重前節下乃反言以決之輕看通章定在相度上其四書家訓曰夫苟好善苟字不可忽言好善之心極其真懇而毫無滿假也盧未人曰夫苟好善沉講凡理之可欲者皆是有以好之必能舍己從人虛心受善則誠意感動人心鼓舞四海之內皆以千里為輕而來告以善言千里則非千里可知一說好善謂好強智聞識之善告以善即強智聞識者來告不知三若正孟子所不取正子所不尚使所好而來盡皆此輩則是兼世俗之長而非以自列于世俗也蔡虛齋曰若對下文國欲治可得乎則此一條意連而說國非申優於天下下一句意乃是申那一條意連而況乎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上聲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註翼

盧未人曰則人將曰人字拒人字士止士字擬之詞吳孫右曰訑訑句是善人口裏說不好善之人如此予字指不好善之人說陳紫峰曰人將曰彼之為人訑訑然自謂天下之事我皆已知之矣往告以善必不見好也張彥陵曰若說人謂他訑訑之狀

予既今按緒言謂蒙引是未是陸稼書曰蒙引主此說不
 翼註曰此愚意予既已知之矣有見於聲音者有見於
 多如色者訛訛總形容予既已知之矣有見於聲音者有見於
 顏色者訛訛總形容予既已知之矣有見於聲音者有見於
 陳定宇曰距與拒通前漢汲黯傳智足以距諫亦用
 此距字賽合註曰距字下得極妙不是我去距人見
 其狀貌自遠去而不就也盧未人曰士止千里之外
 與上輕千里對看皆言其速者以見近也胡期僊曰
 護是離間忠良者諂是媚上者面諛口諛而心不然
 曰面諛李感雲曰因其不嗜善則讒得而進之因其
 以智自足則諂得而進之讒諂之人不過面諛而已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註翼 陳子趙註以為陳臻指南曰何如則仕之問亦
 疑孟子之難於任意此句就包有去意故孟子
 合去就而言之便見所以仕也始仕為就終於仕
 而止為去所去三因所就三生來不可兩平去就亦

勿破作
出處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
 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其言也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
 女樂而不朝弗行也則去之矣

註翼 盧未人曰此章三仕首以言之行不行為去就
 貌又不得已而受其賜豈仕者之本心哉蓋舉世莫
 能行吾言有能接我以禮貌恤我之困窮者亦未必
 非行道之機也故君子猶以道為可就今按四書家訓
 以君子行道之心固切而重道之心亦不輕立說因
 之睡庵翼註俱上委曲行道說陸稼書以家訓為是
 按二節三節兩個去之字末節免死字俱有重道意
 今從之蔡虛齋曰迎之致敬迎字迎接也非出迎也
 敬在心而禮其文○將云者以其未仕也其言行則

其道行矣又按依雲說將字不可從又按上言字或謂賢者之言或謂人君許其將行道也或謂君之所言者有將行所言之機今從末說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迎之致敬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

與公遊於圃公仰視蜚與飛鴈禮貌衰見史而後去

之

註翼丘月林曰其次其下乃因所遇不同而言如云

此外另有一樣非以此列人品范紫登曰未行非不行就之亦冀其或行也盧未人曰禮貌衰不必至甚但稍異相見之初便見衰指南曰此以禮為去就只重禮上言雖未行而待之有禮猶有尊賢之意亦行道之一機也故亦就之此就亦是望其道之得

行意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指南

曰亦可受兼三意君有周民之義有悔過之言而吾又必困極之際乃可受也今按雖受亦不多受也列是一意又按撮言引解集說俱謂兩饑餓句俱指欲去而不得去言似不然

註翼胡期僂曰君是本國之君陳定宇曰所謂大者以大節論所謂又者以其次言也蔡虛齋曰行

其道如彼之道明德也吾行其明德之道如彼之道
 新民也吾行新民之道彼以堯舜之道望我吾行堯
 舜之道也彼以湯武之事望我吾行湯武之事也此
 是行其道若從其言只是為他因事納諫如有所諫
 諍之類與上文大者及又字最分明胡雲峰曰本文
 其道也觀本文大者及又字最分明胡雲峰曰本文
 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目則上兩節言去就末一節
 獨不言吳孫右曰受其餽即是就之免死而已矣即
 是去意李岱雲曰蒙引作為貧而仕
 者尤謬今按蒙引引陳蔡之厄不切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
 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
 舉於市

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傳巖武丁舉之
 金仁山曰傳巖在震號之間名為傳險澗水膠鬲遭
 壞道發胥靡刑人築之傳說貧代胥靡之役膠鬲遭

亂鬻余六取方萬魚鹽文王舉之指南曰按膠鬲始

之舉之於紂也陸稼書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

去金仁山曰士刑官也管夷吾為齊師孫叔敖隱

處上聲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金仁山曰孫叔敖楚

孫叔敖其字敖百里奚事見形句前篇萬章

註異吳因之曰通章不重天心仁愛聖賢全重困之

有所警省盧未人曰首節叙聖賢由困而亨今按李

傳說以下五賢皆臣也故皆曰舉又按發字註以登

庸二字貼之則謂起發是或謂發蹟或謂奮起俱不

可從張泰嶽曰設版以築墻叫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

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降大任重大的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

下是也空去聲窮也之絕也指南曰財拂戾也言使之

所為不遂多背音反戾也指南曰行出來的事與其心

盡如動心忍性謂竦荀勇動其心活仁義禮智之心

堅忍其性定氣稟食色之性而也然所謂性亦指氣

稟食色而言耳蔡虛齋曰氣稟食色是兩件如子路

好貨好色之類是食色之性孫詒仲曰氣稟食色皆

得於天者亦可為性故口之於味章及此章性以氣

稟食色言然却與告子不同告子即以仁義為性此處以氣稟

食色亦是得於天者故亦云性非性之正義程子曰
非即以食色為天性也蔡引分疏殊未確程子曰
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陳潛室曰熟謂義理與自家

裏指苦心
志五句

註翼指南曰故字緊承上節陸稼書曰四書家訓謂

曰必先所以字俱根天說為是大任兼君相指南曰

苦者內有所憂也勞者外有所役也錢者飲食不充

也蔡虛齋曰不言錢其腑臟而云體膚者人受錢則

體膚消削其歸固在體膚也○動心忍性成其德也

增益其所不能成其材也今按動忍增益天之所以

待人而人之所以承天者亦在于此不可不知也吳

因之曰空乏其身財用空乏也蒙引謂總苦志三

句未安四書家訓曰所以動心二句正其困之之意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

聲而後喻

衡與橫同

胡登反

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

起也

奮然感發也

徵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

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

窮蹙

窮迫也

以至困於心

憂鬱之不能釋

橫於慮

思索之不能通然後

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

照也於幾

平聲動之微也

微故必事理

暴顯

暴顯也

著以至驗於人之色

為人所忿恚

發於人之聲

為人所訐詈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註翼

吳蘇石曰第三節中人之成于困蹇合註曰首二句虛下正言其實也陳定宇曰下文所謂作

與喻即是改過之事蔡虛齋曰困心衡慮而作者其改過得之已微色發聲而後喻者其改過得之人虛

未人曰作是行喻是知然未有而喻而作亦未有作而不由於喻者自是相因工夫徐自溟曰能作能喻亦可以重可以大任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

陳紫峰曰抑不特於人為然而國亦有然者

法家法度之世臣也

胡期僂曰忠臣規我以法度者

拂士輔弼之

賢士也

胡期僂曰忠臣規我以法度者

註翼

吳蘇石曰四節國家之保于國張彥陵曰出入

般看如魯有武仲之據防楚有伍子胥之在吳非敵國乃外患也胡期僂曰敵國是隣國與國相敵的外患是在外能為禍患的恒亡大率必亡意盧未人曰入有法家拂士則嘗聞逆耳之言出有敵國外患則嘗懷敬懼之心所謂困也陸稼書曰此節大全直解俱主人君言淺說泛指國人言淺說不是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

死亡由於安樂矣張彥陵曰此節雖是結上文味然

後知三字乃是自上文看出而列

立言耳非收拾上文也蔡虛齋曰不可如新安陳氏

所分貼○生死二字活看如國亡身危而名辱雖不

死亦死道也大註以全字貼生字亡字貼死字尤有

意吳蘇右曰猶言成敗也胡期僊曰憂患如苦心志

之類安樂是安常處順意今按

李岱雲在人心裏說非正解也

○尹氏曰言困窮拂

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胡雲峰曰堅志是入德

以安樂失之者多矣路頭熟仁是成德地步

註翼陳紫峰曰合而觀之然後知人之生全成就多

出於憂患而死亡虧損多由於安樂矣雖然道

無往而不存人無往而非學處富貴福澤者滿知其

為厚吾人之生處貧賤憂戚者當知其為玉汝於成

富如周公而不至於驕貧如顏子而不改其樂則憂

患固為生全之鄉而安樂亦非死亡之地顧人所

處之者何如耳陶謹之曰人當日誦斯言不必身處

憂患安樂必戒即生於憂患也不必崇高富貴者欲

不節即死

於安樂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

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張秦嶽曰術是

教人的方法

屑潔也不以其人為

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朱子曰不屑之教

誨謂不以其人為

若能感此退自修省悉井則是亦我教誨之也陸稼書曰

翼註脉俱云註云其人若能感此云云似畧差蓋據我欲其感悟便是教誨不必待彼能感悟而後為教誨也然四書家訓曰註中其人若能感此二句正就教之心言則註原不差人自泥看耳○尹氏

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註翼張彥陵曰此節不止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乃是要人曲體君子不教之教方有進益處虛

未人曰首句言教術之廣下二句正見教術之廣李誠雲曰說箇字字便緊對受教者說如孔子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立也之意時解反謂予字不必作孟子將孟子指示親切神情去而千里矣今按四說書脉誤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二十七終

